

(唐) 魏徵 褚亮 虞世南 蕭德言 合編
第十九冊 卷三十一 六韜 陰謀 鬻子 卷三十二 管子

群書治要
譯注



中國書局

(唐) 魏徵 褚亮 虞世南 蕭德言 合編
《群書治要》學習小組 譯注

群書治要譯注

第十九冊

卷 三十一
六韜陰謀
鬻子
卷 三十二
管子

中國書局

群書治要譯注 第十九冊 目錄

群書治要卷三十一 六韜陰謀 鬻子

六韜

一

陰謀

五九

鬻子

六七

群書治要卷三十二 管子

管子

七五

群書治要卷三十一

六韜 陰謀 鬻子

六韜

【題解】《六韜》，又稱《太公六韜》《太公兵法》，舊題爲周初呂望（姜太公）所著。經後人研究，大多認爲是戰國晚期至秦漢之間作品。《六韜》是一部集先秦軍事思想之大成的著作，對後代的軍事思想有很大的影響。全書以太公與文王、武王對話的方式編成。此書在《漢書·藝文志》諸子略兵家類中不見著錄，但在「道家」列「《太公》二百三十七篇」，其中《謀》八十一篇，《言》七十一篇，《兵》八十五篇；儒家類著錄有《國史六》「即今之《六韜》也，蓋言取天下及軍旅之事。字與韜同也。」《隋書·經籍志》明確記載：「《太公六韜》五卷，周文王師姜望撰。」但從南宋開始，《六韜》一直被懷疑爲偽書，特別是清代，更被確定爲偽書。然而，一九七二年四月，在山東臨沂銀雀山西漢古墓中，發現了大批竹簡，其中就有《六韜》的五十多枚，這就證明《六韜》至少在西漢時已廣泛流傳了，對它的懷疑與否定

也不攻自破了。司馬遷《史記·齊太公世家》稱：「後世之言兵及周之陰權。皆宗太公爲本謀。」北宋神宗元豐年間，《六韜》被列爲《武經七書》之一，爲武學必讀之書。《六韜》在十六世紀傳入日本，十八世紀傳入歐洲，現今已翻譯成日、法、朝、越、英、俄等多種文字。今本《六韜》共分「文韜」「武韜」「龍韜」「虎韜」「豹韜」「犬韜」六卷，共六十篇，約兩萬餘字，但在《群書治要》中並沒有收錄「豹韜」。魏徵在《群書治要》中輯錄的《六韜》保存了該書的佚文。

《群書治要》輯錄的《六韜》的內容，主要涉及如何治國，君主如何修身，如何選擇將吏等方面；而有關軍事戰略戰術的細節，未錄。

《六韜》序言指出：「天下者，非一人之天下，天下之天下也。與天下同利者則得天下。擅天下之利者失天下。天有時，地有財，能與人共之者，仁也。仁之所在，天下歸之。免人之死，解人之難，救人之患，濟人之急者，德也。德之所在，天下歸之。與人同憂同樂，同好同惡者，義也。義之所在，天下歸之。凡人惡死而樂生，好得而歸利，能生利者道也。道之所在，天下歸之。」此一段堪稱《六韜》之精要，從中可看出，魏徵等人節錄此書之目的，旨在勸諫唐太宗倡行仁義大道，而非習軍事、爭霸之術。本卷所選《六韜》的內容，精彩而豐富，雖流傳千古，仍熠熠生輝，其中不乏許多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，觀魏徵對太宗的諫言，可知其從本書中亦獲益良多。

【作者簡介】《六韜》一書，《隋書·經籍志》題為「周文王師姜望撰」，實際為後人所著，作者已不可考，成書約在戰國晚期至秦漢之間。

序

【原文】文王田①乎渭②之陽③。見太公④坐茅而釣。問之曰。子樂得魚耶。太公曰。夫釣以求得也。其情⑤深。可以觀大矣。文王曰。願聞其情。太公曰。夫魚食其餌。乃牽於緝⑥。人食其祿。乃服於君。故以餌取魚。魚可殺。以祿取人。人可竭。以家取國。國可拔。以國取天下。天下可畢也⑦。天下者。非一人之天下。天下之天下也。與天下同利者則得天下。擅⑧天下之利者失天下。天有時。地有財。能與人共之者。仁也。仁之所在。天下歸之。免人之死。解人之難。救人之患。濟人之急者。德也。德之所在。天下歸之。與人同憂同樂。同好同惡者。義也。義之所在。天下歸之。凡人惡死而樂生。好得而歸利。能生利者。道也。道之所在。天下歸之。

【注釋】

①田：狩獵。②渭：水名。黃河最大支流，源出甘肅省烏鼠山，橫貫陝西省中部，至潼關入黃河。③陽：山的南面或水的北面。④太公：即姜子牙。商周之際軍事家，中國歷史上最負盛名的政治家、軍事家和謀略家。生卒不詳。又名尚，姜姓，呂氏，字子牙，俗稱姜太公。⑤情：道

理，情理。⑥緝：釣絲。⑦以國取天下，天下可畢也；劉寅《直解》曰：「以國而取人之天下，則天下可盡得而服之。」⑧擅：獨攬，專。

【譯文】周文王在渭水北岸打獵，見到姜太公正坐在長滿茅草的河岸上釣魚，便問道：「您喜歡能釣到魚嗎？」太公說：「凡是垂釣都是爲了得魚。這其中包含的道理很深奧，從中可以看出大的道理。」文王說：「我想聽聽這其中的道理。」太公說：「魚貪吃魚餌，就會被釣絲牽制；人享受國家的俸祿，就會服從於君王。所以用魚餌釣魚，就有魚可供烹食；用爵祿網羅人才，就可使其竭盡所能；以家爲基礎來取得國，國就會爲你所有；以國爲基礎來奪取天下，天下就可全部征服。天下不是一個人的天下，而是天下人的天下。能和天下人同享天下利益的人，就可以取得天下；獨占天下利益者，就會失去天下。天有四時，地有財富，能和人民共同享用，就是仁愛，實施仁愛的人，天下人就歸附他；使人民免遭死亡，解除人民的困難，救助人民的災患，接濟人民的急需，這些就是恩德。布施恩德者，天下人就歸順他。和人民同憂同樂，同好同惡，就是義。重義者，天下人就歸附他。所有的人都害怕死亡而樂於生存，喜歡得到好處和利益。能使天下人都獲得利益的，就是道。有道者，天下人就歸附他。」

文韜

【題解】文韜，即治國用人的韜略。本篇所選內容，以太公與文王、武王對話的形式，圍繞治國之道展開論述。在與文王的談話中，太公指出：天下治亂，「禍福在君，不在天時」；治國之道在愛民，治國之所貴在於「法令之必行」，治國之大失在於不依法令制度行事，又從善惡兩方面說明君主所作所為與天地自然的感應；以及人君當長持「六守」的原則，保全「三寶」，如此國家纔能安定昌盛。

【原文】文王問太公曰。天下一亂一治。其所以然者何。天時^①變化自有之乎。太公曰。君不肖^②則國危而民亂。君賢聖則國家安而天下治。禍福在君。不在天時。文王曰。古之賢君可得聞乎。太公曰。昔帝堯。上世^③之所謂賢君也。堯王^④天下之時。金銀珠玉弗服^⑤。錦繡^⑥文綺^⑦弗衣^⑧。奇怪^⑨異物弗視。玩好之器弗寶。淫佚^⑩之樂弗聽。宮垣^⑪室屋弗崇。茅茨^⑫之蓋不翦。衣履不敝^⑬。盡不更爲。滋味^⑭重累^⑮不食。不以役作之故。留^⑯耕種之時。削心約志。從事乎無爲。其自奉^⑰也甚寡。役賦也甚薄。故萬民富樂而無飢寒之色。百姓戴^⑱其君如日月。視其君如父母。文王曰。大哉賢君之德矣。

【注釋】①天時：猶天命。②不肖：不成材，不正派。③上世：遠古時代。④王：念去聲。統治，稱王。⑤服：佩戴，佩帶。⑥錦繡：花紋色彩精美鮮艷的絲織品。⑦文綺：華麗的絲織物。⑧衣：穿（衣服）。⑨奇怪：不尋常的事物。⑩淫佚：恣縱逸樂。⑪宮垣：泛指房舍或其他建築物的圍牆。特指皇宮的圍牆。⑫茅茨：茅草蓋的屋頂。亦指茅屋。⑬敝：破爛，破舊。⑭滋味：美味。⑮重累：猶重疊。相同的東西層層相積。形容多。⑯留：拖延，擱置。⑰自奉：謂自身日常生活的供養。⑱戴：尊奉，擁戴。

【譯文】文王問太公，說：「天下紛雜，有時安定，有時混亂，之所以這樣，是什麼原因呢？是天命的變化自然就會這樣嗎？」太公說：「君主不賢明則國家危亡而人民動亂；君主賢明則國家安定而天下大治。國家的禍福在於君主的賢與不賢，而不在於天命。」文王說：「可以把古時候賢君的事跡講給我聽聽嗎？」太公說：「從前的堯帝，上古時代的人們稱他是賢君。堯帝統治天下時，不佩戴金銀珠玉，不穿著錦繡華美的衣服；不觀賞珍貴奇異的物品，不珍藏供玩賞的寶器；不聽淫佚的音樂，不修建高大的圍牆和宮室；不修剪茅草覆蓋的屋頂；衣服鞋子不破舊就不去更換；不食衆多的美味佳餚，不因服役勞作的緣故而耽誤百姓耕種的農時；去除私心、約束欲望，致力於無爲之治。堯帝自身日常生活的供養則很微薄，徵用勞役賦稅也很少，所以天

下萬民富足安樂而沒有飢寒的面色。百姓尊奉他們的君主如同日月一樣，看待他們的君主如同父母一般。」文王說：「偉大啊！這就是賢君的德行。」

【原文】文王問太公曰。願聞爲國①之道。太公曰。愛民。文王曰。愛民奈何。太公曰。利而勿害。成而勿敗。生而勿殺。與而勿奪。樂而勿苦。喜而勿怒。文王曰。奈何。太公曰。民不失其所務。則利之也。農不失其時業。則成之也。省刑罰。則生之也。薄賦斂。則與之也。無多宮室臺池。則樂之也。吏清不苛。則喜之也。民失其務。則害之也。農失其時。則敗之也。無罪而罰。則殺之也。重賦斂。則奪之也。多營宮室游觀以疲民②。則苦之也。吏爲苛擾③。則怒之也。故善爲國者。御民④如父母之愛子。如兄之慈弟也。見之飢寒則爲之哀。見之勞苦則爲之悲。文王曰。善哉。

【注釋】①爲國：治國。②疲民：使民窮困。③苛擾：狠虐、騷擾。④御民：謂統治人民。

【譯文】文王問太公說：「我想知道治國的方法。」太公答：「愛民。」文王問：「如何愛民呢？」太公答：「要給予人民利益而不要加以傷害；要幫助成全人民而不

要加以毀壞；要保護、生養人民而不要濫用刑罰殺害；要施與人民恩惠而不要掠奪；要使人民安樂而不要使他們勞苦；要讓人民心生歡喜而不要使他們怨怒。」文王說：「應該怎樣做呢？」太公說：「不使人民失去自己所從事的職業，就是利益人民；不耽誤耕種、收穫的農時，就是成全人民；減省刑罰，就是保護和生養人民；減輕賦稅，就是施與人民恩惠；不大肆修建宮室臺榭，就是使人民安樂；官吏廉潔自守而不苛刻盤剝，就是讓人民心生喜悅。反之，使人民失去本來的營生，就是損害他們的利益；使人民錯過耕種、收穫的時節，就是敗壞人民的生計；無罪而妄加懲罰，就是殺害人民；橫徵暴斂，就是掠奪人民；大興土木修建宮室臺榭以供游覽，使人民窮困疲乏，就是苦了天下百姓；官吏苛刻擾害，就會激起人民的憤怒。所以，善於治國的君主，統馭人民就像父母愛護子女，兄長愛護弟弟一樣。看到他們飢寒就為他們哀傷，看到他們勞苦就為他們悲痛。」文王贊嘆道：「太好了！」

【原文】文王問於太公曰。賢君治國何如。對曰。賢君之治國。其政平。吏不苛。其賦斂節。其自奉薄。不以私善^①害公法^②。賞賜不加於無功。刑罰不施於無罪。不因喜以賞。不因怒以誅。害民者有罪。進賢^③者有賞。後宮^④不荒^⑤。女謁^⑥不聽。上無淫匿^⑦。下無陰害^⑧。不供宮室以費財。不多游觀^⑨臺池以罷

民^⑩。不雕文刻鏤^⑪以逞^⑫耳目。官無腐蠹^⑬之藏。國無流餓之民也。文王曰。善。

【注釋】

①私善：猶私惠。不以法為標準而實行的恩惠。②公法：猶國法。③進賢：謂進薦賢能

之士。④後宮：妃嬪所居的宮殿。

⑤荒：縱欲迷亂，逸樂過度。

⑥女謁：謂通過宮中嬖寵的女子干

求請托。

⑦淫匿：指邪惡不正。

⑧陰害：猶隱患（隱藏著的禍患）。

⑨游觀：供游覽的樓臺。

⑩罷

民：謂使民疲勞。

⑪雕文刻鏤：謂在器物上刻鏤花紋圖案，以為文飾。⑫逞：快心，稱願，滿意。

⑬腐蠹：猶腐蝕。

【譯文】文王問太公：「賢德的君主如何治理國家呢？」太公答道：「賢德的君主治理國家，其政令要公平，官吏不施苛政；賦稅有節制，他個人日常生活的供養微薄。不因為私惠而損害國法；賞賜不給予無功之人，刑罰不施加於無罪之人；不因高興而濫賞，不因發怒而責罰；危害人民者加罪，進薦賢才者有賞；後宮不荒淫放逸，不聽婦人之言；居上位者沒有邪惡不正的行為，居下位者沒有隱藏著的禍患；不供應宮室額外的開銷來耗費錢財，不過多修建供游覽的樓閣臺榭而使百姓疲勞，不在器物上雕花鏤刻來滿足耳目的享受；官吏中沒有腐敗之人的隱藏，國內也沒有流離飢餓的

百姓。」文王說：「太好了！」

〔原文〕文王問師尚父①曰。王人者何上何下。何取②何去。何禁何止。尚父曰。上賢下不肖。取誠信。去詐僞。禁暴亂。止奢侈。故王人者有六賊③七害。六賊者。一曰大作宮殿臺池游觀淫樂④歌舞。傷王之德。二曰不事農桑。作業作勢（作業作勢作任氣⑤作業）。游俠⑥犯歷⑦法禁。不從吏教。傷王之化。三曰結連朋黨⑧。比周⑨爲權。以蔽賢智。傷王⑧之權。四曰抗智⑩高節⑪。以爲氣勢⑫。傷吏威（吏威作王之威）。五曰輕爵位。賤有司⑬。羞爲上犯難⑭。傷功臣之勞。六曰強宗⑮侵奪。陵侮貧弱。傷庶民矣。七害者。一曰無智略大謀。而以重賞尊爵之故。強勇輕戰⑯。僥幸於外。王者慎勿使將。二曰有名而無用。出入异言。揚美掩惡（揚美掩惡作掩善揚惡）。進退爲巧。王者慎勿與謀。三曰朴其身躬。惡⑰其衣服。語無爲以求名。言無欲以求得。此僞人也。王者慎勿近。四曰。博文⑱辨辭⑲。高行論議。而非時俗。此奸人也。王者慎勿寵。五曰果敢輕死。苟以貪得尊爵重祿。不圖大事。待利而動。王者慎勿使。六曰爲雕文刻鏤。技巧華飾。以傷農事。王者必禁之。七曰爲方伎⑳咒詛㉑。作蠱

道^{②②}鬼神不驗^{②③}之物。不詳訛言（不詳訛言作不祥之言）。欺詐良民。王者必禁止之。故民不盡其力非吾民。士不誠信而巧僞非吾士。臣不忠諫非吾臣。吏不平潔愛人非吾吏。宰相（宰相作相一字）不能富國強兵。調和陰陽^{②④}。以安萬乘^{②⑤}之主。簡練群臣。定名實^{②⑥}。明賞罰。令百姓富樂。非吾宰相（宰相作相一字）也。故王人之道。如龍之首。高居而遠望。徐視^{②⑦}而審聽。神^{②⑧}其形。散其精（散其精作隱其情）。若天之高不可極。若川^{②⑨}之深不可測也。

【注釋】①師尚父：齊太公呂望的尊稱。《詩·大雅·文王》：「維師尚父，時維鷹揚。」毛傳：「師，大（太）師也。尚父，可尚可父。」鄭玄箋：「尚父，呂望也，尊稱焉。」②取：選拔。③六賊：謂危害天下的六種惡人。④淫樂：靡靡之音。舊指不同於正統雅樂的俗樂。⑤任氣：謂處事縱任意氣，不加約束。⑥游俠：猶任俠（憑藉權威、勇力或財力等手段扶助弱小，幫助他人）。⑦犯歷：猶違反。⑧朋黨：指同類的人以惡相濟而結成的集團。後指因政見不同而形成的相互傾軋的宗派。⑨比周：結黨營私。⑩抗智：《六韜》原文作「抗志」。抗志，高尚其志。⑪高節：高其節操，堅守高尚的節操。⑫氣勢：指聲勢。⑬有司：官吏。古代設官分職，各有專司，故稱。⑭犯難：猶冒險。⑮強宗：豪門大族。⑯輕戰：謂輕率出戰。⑰惡：粗劣，不好。⑱博文：

《六韜》原文作「博聞」。^{①9}辨辭：把話說得迷人動聽。辨，通「辯」。^{②0}方伎：泛指醫，卜，星，相等術。^{②1}咒詛：謂念咒語。^{②2}蠱道：蠱術（指祈禱鬼神、詛咒等厭魅邪術）。^{②3}不驗：不切實際，不能應驗。^{②4}調和陰陽：謂使陰陽有序，風調雨順。^{②5}萬乘：指能出兵車萬乘的大國。亦泛指國家。^{②6}名實：名稱與實質，實際。^{②7}徐視：《六韜》原文作「深視」。^{②8}神：《六韜》原文作「示」。^{②9}川：《六韜》原文作「淵」。

【譯文】文王問老師尚父（即太公）：「爲人君者，應推崇何人，斥退何人？應選拔何人，摒棄何人？應禁止什麼，防止什麼？」尚父說：「應推崇有德才的人，斥退不肖之人；應選用誠實守信之人，摒棄巧詐虛偽之人；應禁止暴亂之事，制止奢侈之風。所以爲人君者應當知道有『六賊』、『七害』。所謂『六賊』：一是（臣有）大肆修建華屋亭榭樓臺，以供游覽觀賞，沉溺於靡靡之音、歌舞行樂的人，就會損害君主主的德行；二是（民有）不從事農耕蠶桑，意氣用事，自以爲仗義救難，違犯法律禁令，不服從官吏管教的人，就會傷害君主的教化；三是（臣有）拉幫結派，結黨弄權，以蒙蔽賢智之臣的人，就會損害君主的權威；四是（士有）抗志不屈、自負高節來故作聲勢的人，就會損害君主的威嚴；五是（臣有）輕視爵位，藐視官員，羞於爲君主冒險的人，就會有損功臣的功勞；六是豪門大族相互爭奪，凌辱欺壓貧弱之

民，就會損害百姓的利益。所謂『七害』：一是沒有才智與謀略的人，爲了獲得重賞高官的緣故，便會恃勇強橫，輕率赴戰，企求僥幸之功，君主千萬不要讓這種人擔任將帥；二是有名無實，當面一套，背後一套，掩人之善，揚人之惡，進退專爲巧好之事的，君主千萬不要與他共謀大事；三是外表樸素，衣著粗惡，談論『無爲』，實際上是沽名釣譽，口稱『無欲』，實際上是貪求利益，這是虛偽之人，君主千萬不要親近他；四是博聞善辯，空談高論，却非議世俗，這是奸邪之人，君主千萬不可寵信他；五是魯莽輕率不顧性命，祇是爲了貪求官爵俸祿，不顧大局，見利而動，君主千萬不要任用這種人；六是務求雕文刻鏤以及精巧的技能、華麗的裝飾，因而妨害農業生產，君主對此必須加以禁止；七是使用方技、咒語，利用蠱術，假借鬼神，以不切實際的事物及不祥之言，迷惑欺騙善良的民衆，君主對此必須加以制止。所以，人民不盡力勞作，就不是吾國之民；士人不忠誠守信而巧詐虛偽，就不是吾國之士；臣不能忠正直諫，就不是吾國之臣；官吏不公平廉潔、愛護人民，就不是吾國之吏；宰相不能使國家富裕，軍力强盛，使陰陽有序、風調雨順，以安定國君，選拔訓練群臣，審定名實，嚴明賞罰，使百姓富裕安樂，那就不是吾國之相。所以爲君之道，猶如神龍之首，高瞻遠矚，深刻地觀察，審慎地諦聽，顯現其形象，隱藏其內心的情感，使人覺得他像天空那樣高遠而不可窮極，像深淵那樣深邃而不可測量。」